

桐
华

长
相
思

相爱是两个人的天长地久，相思却是一个人的地老天荒。



02

Love You Forever

诉衷情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精英天韵
CS-BOOKY

长

LOVE YOU

相

FOREVER

思

02

诉衷情

桐华

作品

TONGHUA
WORK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誉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相思. 2, 诉衷情 / 桐华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404-6214-7

I. ①长… II. ①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03932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 长篇小说·言情

长相思. 2 诉衷情

作者: 桐华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薛健 刘诗哲

整体监制: 陈江 毛闽峰

策划编辑: 钟慧峥

营销编辑: 张宁 袁玥

封面设计: 熊琼

版式设计: 利锐

海报绘图: 李堃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370千字

印 张: 24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6214-7

定 价: 35.00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84409925)

长 相 思



缘何世间有悲欢

缘何人生有聚散

唯愿与君

长相守、不分离

长相守、不分离……



目 录

长 相 思

长相思系列终结篇

《长相思3：相思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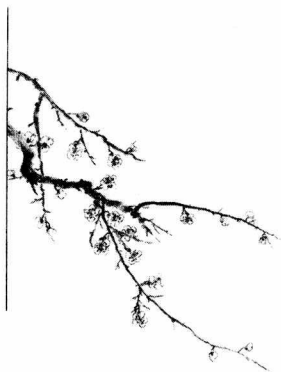
敬请期待



第一章	青梅赋相思·····	001
第二章	风露立中宵·····	026
第三章	岁月静好与君同·····	042
第四章	生相依，死相随·····	063
第五章	但感别时久·····	089
第六章	相煎何太急·····	125
第七章	爱恨两依依·····	150
第八章	忽闻悲风调·····	174
第九章	风回处，寄珍重·····	196
第十章	等闲平地起波澜·····	222

第十一章	满院春风，惆怅墙东·····	243
第十二章	烟水茫，意难忘·····	273
第十三章	欲归道无因·····	291
第十四章	追往事，空惨愁颜·····	313
第十五章	只影向谁去·····	335
第十六章	风不定，人初静·····	352

第一章 青梅赋相思



神农山位于中原腹地，风景优美，气势雄浑，共有九山两河二十八主峰，北与交通军事要塞泽州相连，南望富饶的燕川平原，东有天然屏障丹河守卫，西是著名的城池轵邑（Zhǐ Yì）。

轵邑曾是神农国的王都，在轩辕和神农的战争中受到重创，繁华烟消云散，百姓生活困顿。一百多年前，神农族的小祝融受黄帝委任，成为轵邑城主，掌管中原民生。他说服了青丘涂山氏的太夫人，再次把轵邑作为涂山氏生意的中心。再加上小祝融的夫人是四世家之首赤水氏族长的女儿，有了赤水氏和涂山氏两大世家的支持，轵邑恢复得很快，不过一百多年，



天下商贾云集轵邑，轵邑成为大荒内最繁华热闹的城池。

小天 and 颛顼（Zhuānxū）已经到中原一个月。按理说颛顼有公务在身，应该住到神农山，可他没有去神农山，而是一直待在轵邑，日日宴饮。

第一天是小祝融举行的接风宴，介绍颛顼和神农族、中原六大氏的子弟们认识。大家族子弟众多，良莠不齐，自然不乏花天酒地者，轵邑又比轩辕城更繁华热闹，颛顼简直如鱼得水，比在轩辕城还畅快。第二天是宴饮、第三天是宴饮……消息传到苍林和禹阳处，苍林和禹阳更加放心了。

直到远在轩辕山的黄帝派人来申斥了颛顼，颛顼才心不甘情不愿地离开轵邑，去往神农山。

神农山紫金顶上的紫金宫是历代炎帝起居的地方，也是整个中原的象征，看守这里的护卫十分小心，宫殿基本保存完好。颛顼和小天住在紫金宫，为了表示对炎帝的敬重，两人都不愿入住炎帝和炎后曾居住过的宫殿，挑了两座毗邻的小殿，据说是神农的王子和王姬住过的地方。

虽然黄帝派人来申斥了颛顼，可颛顼到了神农山后，依旧没个正经样子，身边养了两个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美貌婢子，一个清丽，一个妩媚，都是世间绝色。

晚上，颛顼和婢子通宵达旦地玩乐，白日里总是没精打采，有时候说着说着话就会闭上眼睛，昏睡过去。幸亏颛顼离开轩辕城时，黄帝给他派了一批懂得修筑宫殿的幕僚下属。凡事幕僚们商议好后，去请示颛顼，颛顼做做决定就好。

众人都不敢随便动紫金宫，所有幕僚商量后，决定先从不重要的宫殿开始修饬，积累了经验后，再整修紫金宫。

决定了整修哪座宫殿后，自然有精通工程建筑的专人负责实务，颛顼要做的不过是偶尔去工地晃一圈，表示督促。

修整宫殿，除了工匠，材料是关键。涂山氏是大商家，不管需要什么，涂山氏都能以最合理的价格提供最优质的货物。幕僚们仔细商议后，建议颛顼能从涂山氏采购的原料都尽量从涂山氏采购，宁可价格稍微贵一点，但质量有保证，到货时间也有保证，日后出了什么事，还能

找到青丘去算账。

颀项听完后，没什么精神地说好，采纳了幕僚们的建议。

外人以为颀项是因为晚上纵欲，所以白日没有精神，可实际上，是小夭在帮颀项戒药。

颀项身边的两个美貌婢子，清丽出尘的是金萱，妩媚妖娆的是潇潇。小夭第一次见金萱，就发现她是难得的美女，可没想到看似普通的潇潇，洗去易容的脂粉，竟然也是绝色佳人。

金萱为颀项搜集信息，擅长整理资料；看似娇媚的潇潇居然是颀项亲手训练出的暗卫，还是暗卫中的第四高手。小夭只能感叹，人不可貌相。潇潇对颀项的忠诚毋庸置疑，只怕颀项扔把刀给她，她就能立即自尽。至于金萱，小夭就不知道颀项的想法了，她可不相信颀项能那么容易地相信一个人。不过，既然颀项选择了把金萱带在身边，那么她是否可靠就是颀项要操心的事，在颀项没有发话前，小夭选择相信金萱。

每天夜里，颀项都在封闭的密室内，忍受着噬骨钻心之痛。颀项以为凭借自己的意志，能控制一切，可没有想到，药瘾远比他想象得强大，纵使以他的意志，也会控制不住。当药瘾发作时，他会狼狈地翻滚嘶喊，撕扯抓挠，甚至撞墙去伤害自己的身体。

颀项不允许任何人看到他最狼狈脆弱的一面，只有小夭能陪着他。

想要戒掉药瘾的人通常都会选择捆绑住自己，但小夭知道颀项不想捆绑自己。如果颀项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戒掉药瘾，那么他就会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是否正确。所以当金萱悄悄给小夭一条龙筋做的绳索时，小夭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对金萱说：“他不需要，这世间唯一能锁住颀项的绳索是他的意志。”

每个夜晚，小夭和颀项躲在密室中，小夭陪着颀项说话，给颀项讲各种各样的事情，或者让颀项给她讲他经历的事，转移他的注意力。当颀项控制不住时，她会用自己的身体去压制他，总能让颀项更清醒一些。

在最痛苦的那几夜，极度失控下，颀项也会伤害到小夭，让小夭受



伤。只要小天一流血，颀项很快就能清醒。他倒在地上，双臂抱着自己的双膝，蜷缩成一团，簌簌发抖。所有的力量都被用来和药瘾对抗，他脆弱得像个婴儿。

小天抱着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想哼唱小时候听过的歌谣，有些是娘亲唱给她听的，有些是舅娘唱给颀项听的，很多歌谣她甚至记不全歌词，只能半唱、半胡乱哼哼着过去。

听着她的歌声，颀项会再次熬过去，慢慢平静，渐渐地睡着。

梦中的他，眼角有泪渍，小天也会有泪盈于睫。

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颀项变得脆弱，她也是。他们都曾是娘怀中最珍贵的宝贝，被小心呵护，如果他们的母亲知道自己的宝贝要经历这么多的痛苦，她们可会毅然地舍弃他们？

颀项晚上和药瘾痛苦艰难地搏斗，白天还要处理各种事务。

金萱呈上的消息，他会全部看完，根据各种信息，对潇潇做出指示，潇潇再把他的命令通过他亲手训练的心腹传到大荒各处。

金萱还能感觉到，颀项在给暗卫们布置新的秘密任务。颀项看似散漫，由着下属和幕僚去决定如何整修宫殿，实际上，金萱亲眼看到他把神农山上大大小小近一百座宫殿的图稿全部仔细看过，用发颤的手仔细写下批注。

金萱曾见过药瘾发作的人，不管再坚强，都会变成一摊烂泥，可颀项竟然一边和药瘾对抗，一边还能处理如此多的事。金萱真正明白了小天说的话：世间唯一能捆绑住颀项的绳索是他的意志。

熬过了最难熬的那几夜之后，颀项已经能凭借自己强大的意志控制住一切痛苦。他不会再失态，最痛苦时，他一边听小天说话，一边把自己的胳膊放进嘴里，狠狠地咬着。

鲜血滴滴答答地落下，小天却好像什么都没看见，依旧轻快地说着话。直到痛苦过去，颀项虚软地倒在地上。小天才会走过去，帮他上药。

一夜又一夜过去，颀项的药瘾越来越淡，到后来他甚至已经完全不会有任何表露。他只是安静地坐着，通过聆听小天说话或者唱歌，就能

把药瘾的发作压制过去。

两个多月后，颀頔完全戒掉了药。

等颀頔体内残余的毒素也清除干净，小天才算真正放心了。

颀頔依旧过着和以前一样的生活，晚上和婢女玩乐，白日昏昏沉沉，除了小天，只有金萱和潇潇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金萱以前对朱萸承诺过，把颀頔看作要效忠的主人，她对颀頔的感情只是因为欣赏一个容貌出众、才华过人的男人而生的尊重和恋慕，现在却多了一重敬仰和畏惧。



侍从把几个箱子放到小天面前，颀頔笑道：“涂山璟疯了！”

颀頔把箱盖一一打开，总共装了一百零五瓶酒。从颀頔和小天到中原，已经一百零五日。

刚到中原的第一日，颀頔就和小天说，璟想见她。但因为小天要为颀頔解毒和戒药，小天让颀頔转告璟，她暂时不能见他，等她可以见他时，她会再给他消息。

璟很听话，并未擅自跑来找小天。只是每隔十五日，他就会送给颀頔一箱子青梅酒，酒的数目恰恰是天数。

如果是以前，这些酒小天也喝得完，可是这段日子，小天每日每夜都密切注意着颀頔的身体，生怕一步出错，就会终生懊悔，所以她压根儿不敢喝酒。每次璟送来的酒都放进了酒窖，现在酒窖内已经有几百瓶酒。

颀頔拿出一瓶酒：“你们之间有什么事和十五有关吗？我看璟总喜欢绕着十五做文章，似乎一直在提醒你什么。”

小天打开一瓶酒，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长长舒了口气：“几个月没喝酒，还真是想念。”

颀頔低着头，把玩着手中的酒瓶，淡淡地说：“想酒没什么，别想人就成。”

小天做了个鬼脸，笑嘻嘻地喝了口酒，说：“你帮我给他递个消息



吧，说我可以见他了。”

颀颀凝视着手中的酒瓶，唇紧紧地抿成了一条直线。

小夭叫：“颀颀？”

颀颀仿佛刚刚回神，拔开了瓶塞，喝了一大口酒，微笑道：“好。”

晚上，小夭在酣睡，突然感觉有东西在她脸旁，睁开眼睛，看到一只栩栩如生、实际虚化的白色九尾狐蹲在她的枕旁，专心致志地看着她。

小夭笑着披上衣服起来：“你的主人呢？”

九尾白狐从墙壁中穿了出去，小夭赶忙拉开门，追了上去。

紫金宫的殿宇很多，可已经好几百年没有人住过，很多殿宇十分荒凉，小白狐蹦蹦跳跳，领着小夭专走最僻静的路，来到一处槭树林，一只白鹤优雅地走到小夭面前。

小夭认识它，是璟的坐骑，名字叫猩猩。

小夭笑着和猩猩打了声招呼，骑到它背上。

神农山的上空有大型阵法的禁制，阻止人从空中随意出入，但在神农山内，只要低空飞行，避开巡逻的侍卫，就十分安全。

猩猩载着小夭，飞到了一处山崖。

山崖半隐在云雾中，一道不大的瀑布飞溅而落，汇聚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水潭。距离水潭不远处，有一间茅屋，茅屋外不过三丈宽处，就是万仞悬崖。

璟一袭天青的衣衫，站在茅屋和水潭之间，凝望着翻滚的云雾，静静相候。皎皎月华下，他就如长于绝壁上的一杆修竹，姿清逸、骨清绝。

白鹤落下，九尾小白狐飞纵到璟身前，钻进他的袖子，消失不见。

小夭从猩猩背上下来，笑道：“白日才让颀颀送的消息，我还以为要过几日才能见到你。”

璟怔怔地看着小夭，说不出话。自上次轩辕城分别，他已经十七个月没有见到小夭，前面十几个月有心理准备，知道颀颀来中原需要时间，还不算难熬，可最近这三个多月，简直度日如年。理智告诉他，小夭肯定因为有事要处理，才不能见他，可感情上无法克制地恐慌，生怕

小天不想见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已经不想再见他。

小天歪头看着璟：“咦，你怎么不说话？”

璟说：“你上次说……要给我洗头，槿树的叶子已经长得很好了。”

小天笑咪咪地说：“好啊，找个天气晴朗的日子我们去采叶子。”

璟的心终于安宁了，唇角溢出了笑意。

小天问：“你来看我麻烦吗？”

“神农山的守卫外紧内松，现在涂山氏进山不难，进山后，山里几乎可以随便逛，只有你和颀项住的紫金顶看守很紧，我不想惊动侍卫，所以让小狐去找你。”

小天突然反应过来：“你一直在附近？”只有距离神农山很近，才有可能得到消息后赶在白天进山。

“嗯，我已经来过好几次神农山了，借着勘察宫殿，把附近都转了一遍，无意中发现这个地方，觉得十分清静，一见就喜欢上了。”

小天打量了一圈四周，赞道：“这地方真不错，三面都是悬崖，只有一条下山的路，又僻静又隐秘，只是神农山上什么人会住茅屋呢？”

“我也问了守山的侍卫，没有人知道。只知道这里叫草凹岭，曾是神农的禁地。”

小天的面色变了一变，向着茅屋行去，璟忙走到靠近悬崖的一侧，把小天护在里侧。

小天推开茅屋的门，里面并不陈旧，木榻上铺着兽皮，案头的木盘子里有新鲜的水果，窗户两侧的墙上各挂着一只陶罐，插了两束野花。茅屋布置得简单温馨，就好似主人刚刚出去。

璟道：“我发现这个地方后，略微打扫布置了一下，不过本来也不脏旧，这茅屋应该是木灵的绝顶高手搭建，千年之后，灵气仍未完全散去，让茅屋一点不显陈旧。很难想象，居然有灵力这么高强的人。”

小天仔细地打量着屋子，一切都是最简单的。很明显，曾住在这里的主人并不注重享受，只需要最简单的生活。

小天坐在了榻上：“你知道茅屋的主人是谁吗？”

璟已经看出小天知道，问道：“是谁？”



“那个名震大荒、最暴虐、最凶残的大魔头。我翻看过紫金宫内收藏的典籍，炎帝就是为他才把草凹岭列为禁地。”

这世上魔头有很多，可名震大荒，配得上“最”字的只有一个，璟十分意外：“蚩尤？”

小夭笑点点头：“所有人把他想象成了穷奢极欲的人，可没想到他在神农山的住处竟然这么简单。”

璟知道小夭的母亲死在了和蚩尤的决战中，抱歉地说：“我没想到这是蚩尤的住处，我们离开吧！”

小夭摇摇头：“何必为一个已经死了几百年的人和自己过不去？你喜欢这里，我也挺喜欢，咱们就把这里当作我们的……屋子，以后可以在这里见面。”

璟有些羞赧，他布置茅屋时，的确是希望将来能常常在这里见到小夭。

小夭走到窗旁，俯下身，嗅了一下陶罐里的野花：“这是你采的？”

璟轻轻地应道：“嗯。”

小夭眯着眼笑起来：“你近来得得可好？那个内奸找到了吗？”

“找到了，你的帕子很管用，是兰香。”

这种贴身服侍的婢女都是自小相随，感情很深。小夭说：“你肯定饶过她了吧？”

“她不肯说出为了谁背叛我，我不想杀她，但我也不能再留她，所以我让静夜悄悄送她离开。静夜和她从小一起长大，对她又恨又怜，估计说了些什么，她自尽了。”璟眼中有悲伤，“其实，我知道她是为了谁背叛我，我让静夜安排她离开涂山家，只是希望她失去利用价值后，大哥就不会再对她感兴趣，她也许就能忘掉大哥。”

小夭想起了那个驱策大鱼、逆着朝阳，在碧海中驰骋的矫健男子，飞扬炫目，和璟的清逸安静截然不同，的确更能吸引女人的目光。

小夭问：“你还是不想杀篋？”

“虽然母亲一直偏心，可自小到大，大哥从来没有对我不好过。我们从小就没有父亲，他又得不到母亲的关怀，所以他把对亲情的渴望都放在了我身上，明明和我一般大，可总说长兄如父，凡事都让着我，

处处都照顾我。别人夸奖我时，他也会觉得自豪。我曾不解地问他，他告诉我，他是为自己难受，可因为我是他弟弟，并不影响他为我感到骄傲。我们兄友弟恭，是所有人都羡慕的好兄弟。他曾经是极好的哥哥，我们做了四百多年的好兄弟。小夭，我没有办法杀他！”璟的语气中有浓浓的抱歉，因为他的这个选择，他不仅束缚了自己，还束缚了小夭。

小夭走到他身前，额头抵在璟的肩上，说道：“虽然我常抱怨说你心太软，可其实我……我很愿意你心软。”她的身边已经有太多心狠手辣的人了，外祖父、父王、颀頊、两个舅舅、几个表弟，甚至包括她自己，都是心狠手辣的人。璟的心软，让她觉得安全，也让她欢喜。

璟忍不住轻轻挽住了小夭，小夭依旧额头抵着他的肩膀，半晌都未动。

璟问：“小夭，你怎么了？”

“颀頊的一点私事需要我帮忙，这段日子很忙、很累，倒不是说身体有多累，就是心特别累，生怕出什么差错。明明忙得无暇分心，我却常常想起很多以前的事，有时候都不敢相信，我和颀頊没爹没娘，竟然也长大了。”

璟轻抚着小夭的背：“早知你累，我就不该今晚来找你，要不你睡一会儿吧！”

小夭抬起头，笑道：“心累可不是睡觉能睡好的。”她看向窗外的水潭，笑拉住璟的手，“陪我去玩水。”

小夭走到潭水边，扑通一声，直接倒了进去。

已是夏天，潭水一点都不冷。小夭游了一圈后，向着潭底潜下去，本以为不会太深，没想到潭水居然出乎意料地深，小夭一口气没有潜到底，不得不浮出水面换气。

璟坐在潭边的石头上，笑着看她。

小夭拍了自己脑门一下：“我好笨啊！”她从衣领内拉出璟送她的鱼丹紫，“我居然忘记你送我的这个宝贝了。”

小夭趴在石头上，一边踢踏水，一边对璟说：“我们下次去大海里玩吧，海底很美，玩上一夜都不会腻。”